



孤坟鬼影

三个人正静默着的时候，忽然听到坟地那边传来了一阵隐约可闻的沙沙的响声。这时山里的风也大了点，把大树刮得呼呼直叫。

高歌◎著





孤坟鬼影

高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孤坟鬼影 / 高歌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当代江西长篇小说经典丛书.第1辑)
ISBN 978-7-5354-7478-0

I. ①孤…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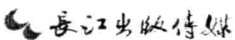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987 号

责任编辑:毛季慧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力志设计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0.25

版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8 千字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 在武夷山区	1
二 不平凡的夏天	7
三 宋天武之死	13
四 是自杀还是被杀	17
五 赖狗仔	27
六 发现了新线索	37
七 巧查杨麻子	47
八 偶然的发现	55
九 两个坏蛋	58
十 “西宫娘娘”的秘密	63
十一 奇怪的山火	69
十二 机智的女侦查员	75
十三 狡猾的恶狼	84
十四 孤坟鬼影	93
十五 “西宫娘娘见驾”	99
十六 魔鬼密会	103
十七 分析案情	111
十八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15
十九 “1035 号”在香港	126
二十 自投罗网	131
二十一 孤身入匪穴	138
二十二 一网打尽	152

一 在武夷山区

一九五七年一个寂静的夏天的早晨，旭日东升，霞光万道，照射着长满青草和绿树的山坡，小草和树叶上的露水，像无数颗明珠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小鸟也像欢迎贵宾似的，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向着早晨的太阳高声歌唱。

在武夷山区的群山环绕之中，有一个偏僻的乡村。村上只有稀稀落落的二三十户人家，被那浓绿色的高山密林重重叠叠地包围着。高山上长满了无数的杉树、古松和绿竹，漫山遍野，青翠可爱。

村外山下一畦一畦的梯田里，金黄色的早稻迎风摇曳，晚稻的秧苗也像绿色的地毯，一层一层由高而低地生长在梯田里。田下面两山中间躺着一条绿水滚滚的小河，河上架着一座石砌的拱桥。伐木工人撑着木排，一排排地顺水穿桥而下……

在小河南岸的小道上，走着三五成群的男女农民。他们都是高级社的社员，忙着下田生产。有些年轻的社员，连蹦带跳地唱着优美的山歌，歌声在山谷间引起了一连串的回音。

在这些年轻社员的前边，有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一边并肩走着，一边小声细语地交谈着。

男的看样子二十五六岁，穿着一身蓝制服。他那双不大不小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小姑娘的脸。好久，他那薄薄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才说：

“桂芳，我们俩……什么时候……”

“结婚，是不是？”姑娘还没等他说完就反问了一句。



“……”小伙子低着头，他那略微发白的长挂脸没有表情。两只眼睛不断地眨巴着，好像在想什么……

姑娘边走边摆弄着那油黑的辫子，两只圆大的眼睛，在一对浓黑的眉毛下滚滚转动。她看到小伙子半天不讲话，扑哧笑了，说：

“你呀！小心眼里净想好事，忙什么？我不是和你讲过了吗？我才十八岁，还年轻，现在正是学本事的时候，再说，我们俩不是早就决定了吗，不入党就不结婚？”

小伙子眼睛一转，笑嘻嘻地说：“你以为我真的着急啦？哼，我着急的是叫你快点进步，早点入党。”

“你呀，小嘴巴讲的是一回事，小心眼里想的又是一回事。”姑娘咄咄逼人地又说了几句。

“难道你不相信我？……”小伙子有些难堪的样子。

“哎呀，看你，又不高兴啦，是不是？”姑娘咯咯地笑起来。

小伙子还想说什么，可是话还没出口，就听见后边有人跑了上来，那人边跑边喊着：

“李文彬！……文书！”一个身穿白布衫蓝短裤的大个青年，打着赤脚噼噼啪啪地跑来。

“嚷什么？大惊小怪的！”李文彬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我这真是‘老公公背儿媳，费力不讨好’哇……是乡长叫我喊你回去，又不是我……”大个子不服气地边说边呼呼地喘着气。

李文彬看了看桂芳，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可是一看有人在场，也就不说了。

“乡长叫你回去一定有事，你和人家刘大福吵什么？”桂芳说了李文彬两句。

“噢，是乡长叫我，那我错怪你啦。”李文彬一边向大福道歉，一边急急忙忙地跑回乡政府去了。

李文彬走后，桂芳一个人低着头继续走去，心里乐滋滋地想着：文彬说得对，他真关心我呀！是的，我应该努力学习、工作，争取早

点参加共产党，好更多地受党的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刘大福紧紧地跟在桂芳后面，一言不发地默默走着；他一心想早点赶到田里去参加生产。

这时，青年生产队的几个姑娘也从后边赶来。她们边走边开着玩笑。看见李文彬急忙往回走，姑娘们都偷偷地笑了。

一个头发有点发黄的姑娘笑着对另外一个个子较高、身体结实、脸晒得黑红的姑娘说：“邱小娥，邱小娥，你看，我们的生产队长该有多么积极呀，人家是生产恋爱两不误啊！”

“是呀，我家梁桂芳和李文彬是天生一对呀！两个都是共青团员；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乡文书，真是牛郎配织女哟。”邱小娥很羡慕地笑着说。

几个姑娘一边走一边开着玩笑，不知不觉赶上了刘大福。还是那个多嘴多舌的黄毛姑娘挤挤眼睛，用手拉拉邱小娥的衣襟，神秘地说：

“小娥姐，你看，那不是大福吗？他跟在我们队长的屁股后边想什么好事？”

“你说什么？你这黄毛丫头！”不料，话被大福听到了，他马上提出了质问。

“哎，别欺负人哪，大个子！”邱小娥立即出来帮腔，两个眼睛瞪得圆圆的，歪着脖子装得很神气，可是她马上又哈哈地笑起来了。

“笑什么？……欺负人？我看你们人多欺负我！”大福边走边笑边反驳着。

“谁欺负你？”邱小娥的妈妈邱大娘也赶到了。这个老大娘是本村人人皆知的“邱寡妇”。今年五十岁了，从她那满脸的皱纹，就可以看出她是个饱受风霜的人……

还是在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为参加红军的游击队，被当地的大恶霸蔡刚抓去杀害了。她的女儿小娥才刚满三个月，有些好心人劝她改嫁；可是这个女人决心守寡。从那时起，她就依靠自己



一双勤劳的手给人家洗洗缝缝，赚一点钱维持母女俩的生活。日子过得苦不算，而且还时常受地主、恶霸的气，动不动被他们诬蔑为“土匪婆”。就这样，她在解放前忍气吞声地度过了十五年。十五年中，她暗地里不知道流了多少伤心泪，不知道熬过了多少失眠夜！但是她并没有灰心，并没有失望。她坚信红军早晚一定会回来。坚强的信念帮助她忍住了千仇万恨，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在那难熬的黑暗日子里，只有小娥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和愉快。

一九四九年，她盼望了多少年的亲人——红军——回来了。人民政府给她烈属的光荣待遇。土改时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和房屋，合作化以后她和女儿小娥都加入了合作社。从此，邱大娘的脸上老是挂着笑容。过去一个愁眉苦脸的老人，现在变成了喜气洋洋而且很喜欢开玩笑的老大娘。她两眼笑成一条缝似的对刘大福说：“不是大娘偏心眼儿，如今有些小伙子就像六月里的蚊子，姑娘走到哪里他就嗡嗡嗡地跟到哪里。”

姑娘们听见邱大娘这样一说，都笑得前仰后合。大家不约而同地立刻向刘大福发起了总攻：“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说的？”

“就是你多嘴多舌，叨叨起来没个完，再多嘴多舌，将来准会像你姐姐邱大娥一样，变成个哑巴子！”刘大福指着邱小娥鼻子说。因为邱小娥有个同堂姐姐名叫邱大娥，是个哑巴，所以刘大福才这样挖苦她。

“你为什么骂人？你为什么骂人？”姑娘们一窝蜂似的围了上去。

“不要得理不让人哪！”大福仍不服气，一边加快了步子，一边继续反驳着，“人走路总有个前后哇，我在桂芳后边走就有问题；那你们这些姑娘走在我后边，像些个绿头苍蝇似的嗡嗡嗡的也有问题吧？！”

姑娘们被大福这种出其不意的反攻，弄得一时答不上话。

“快走吧！不要再开玩笑，天不早啦，快下田生产去吧！”梁桂芳以队长的身份下了命令，大家才停止了争论，往田里去了。

李文彬回到乡政府，见乡长李安平正在和供销社的会计宋天武谈

话。不知为什么，乡长还对宋天武发脾气。

宋天武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受了乡长一顿批评后，他好像有一肚子话要倾诉，但是由于他是个出名的“宋结巴”，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一句话到他嘴里，老半天也说不清楚。他两只小眼睛直眨巴憋得满脸通红，脖子上和额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粗胀起来，才费劲地说出：

“乡……乡长，我……我我……我心里难受哇！”

“难受？有什么难受的？你贪污公款五十多元，没把你送到法院去，就够宽大啦！你还难受？！”乡长的红黑脸，气得有点发紫了。

“不……不不不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要和你谈……谈谈。”宋天武结结巴巴地继续向乡长说。

“哎呀！同志！生产这样忙，谁有时间和你谈谈、谈谈！”乡长更不耐烦了。

李文彬在一旁看得清楚，急忙走到乡长面前问道：“乡长，找我有什么事？”

“这不是。”乡长怒目看着宋天武说，“谈谈！谈谈！你去和他谈吧，我要到区里开会去了。”

乡文书走到宋天武面前说：“宋天武，乡长一天忙到晚，生产这样忙，你让他考虑考虑工作好不？”

乡长从椅子上站起来，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唉，十点钟开会，现在都七点啦，还要跑三十里路哇；马上要走啦。”

“要准备什么材料吗？”

“不要。生产情况都在我脑子里呢。”

“乡长，那你就快赶路吧。”文书说到这里略停一下，转过身去又向着宋天武说，“乡长要开会去啦，你有什么事情和我谈谈吧！”

“好哇！你和文书谈谈吧！”乡长接着又耐心地对宋天武说，“你要想开些，虽然你犯了错误，只要你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群众还会信任你的。”

“是！我……我一定改……改正错误！”宋天武眼泪汪汪地说。



当代江西长篇小说
经典丛书（第一辑）

乡长穿上他那件褪了色的旧蓝制服，戴上草帽走了。
乡长走后，文书就把宋天武让到里屋谈话去了……

二 不平凡的夏天

暮色已经弥漫了山区。

乡长李安平冒着蒙蒙的细雨，从区上回来了。

他到家里，洗完澡，吃过饭，已经是晚间八点钟了。虽然，他一天来回赶了六十多里路已经很疲倦，但是他还不想休息，只是坐在床沿上深思着……

原来他到区里开会，是研究搞好夏收夏种问题。这个会是由县委书记李振吉下来亲自主持召开的。各个乡的党总支书记和乡长都出席了会议。只有李安平这个乡的党总支书记梁守正因病没有到会。

县委书记在会议上布置了要抓紧时机搞好夏收夏种。同时，还做了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报告。县委书记在会议总结时，特别强调“肃反问题”，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保卫胜利果实，以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实际行动来巩固农业合作社……

李安平从床沿上站起来，拿起他那根细竹根制的小烟斗，装上黄烟，点着，叼在嘴上“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青烟缭绕在他的面前，他沉思起来……

他想：毛主席说，“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反革命在哪里呢？也许是指别的地方吧，我这里是太平无事啦……

他想着想着，感到这是多余的担心，于是顿觉轻松地坐回床沿，自言自语地说：“还是多想想生产吧。”



“哦，在跟谁说话呀？”这时，乡党总支书记梁守正从外边进来，诧异地问道。

“啊，支书！你的病好了一些吧？”李安平抬头一看是梁守正来啦，急忙问好，让了个座位，倒了一碗茶水。然后把区上开会的情况，向总支书记做了详细的汇报。汇报完了以后，他试探地问总支书记：

“你说，我们这里还有反革命吗？”

“很难说！”梁守正黝黑的面孔显得十分严肃地说，“但是必须提高警惕。”

“解放都七八年了，真还有反革命？”李安平有些怀疑地问。

“是呀！还有，但是不多了。”梁守正若有所思地说道。

“有几个臭虾米也掀不起大浪来！”

“老李，我们不应该麻痹呀！”梁守正带着批评的口吻对李安平说。

“好，明天早晨找一些积极分子和社队的领导干部先开个会，传达一下区里开会的精神。请你参加，身体受得住吧？”

“没什么大病，已经好啦。明天早晨我去。”梁守正说完就回家去了。

党总支书记刚走不久，乡文书李文彬又来了，一进屋来就笑嘻嘻地问：

“乡长回来啦？辛苦啦！”

“没什么。”

“区里开的什么会？”李文彬的薄嘴唇一咧，笑嘻嘻地问了一句。

乡长把区里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以后，接着又掏出他那根竹子小烟斗抽起烟来。沉默了一会儿后，他问李文彬：

“宋天武怎么样？谈了些什么问题？”

李文彬听乡长一问，马上就回答说：“哎呀！乡长要不问，我还忘了这件事情啦。”他用手搔搔头说，“这个人哪，是一脑子个人主义，他说他贪污了公款，群众批评他是贪污分子，没脸见人啦。”李

文彬两只不大不小的眼睛眨巴两下，接着又说，“他说什么……这样活着丢脸还不如死了好。”

乡长一听气得满脸通红，拿着烟斗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敲，说：“死！他吓唬谁？没脸见人，他的脸比墙都厚！早知道没脸见人，为什么贪污呢？”

“是呀，这个人就是思想落后；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多帮助他。”李文彬随声附和地回答道。

“帮助！帮助还少啊？大会小会批评，个别找他谈过几次；他做了检讨，没给他刑事处分，只给他记大过一次，还不宽大呀？还得怎样帮助？！”乡长越说越上火。

“我倒不是说乡长对他帮助不够，”李文彬急忙解释说，“我是说今后还需要更多帮助他，因为这个人的思想太落后了。”

文书和乡长谈了半天，乡长的气才算平和了点。谈到十点钟，文书才回去。

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空气新鲜，微风爽人，是这炎热的夏季里最难得的時刻。山巅笼罩着一层薄雾，好像戴上了一块白色的蒙头纱，显得十分美丽。

村里的住户，都在忙着做早饭。家家的烟囱，冒出一缕一缕青烟，在清晨的晴空里浮荡着。

村子中间，有一座高大的旧祠堂，这就是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

办公室里挤满了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开会。他们都是合作社和生产队的领导干部和附近生产队的几个积极分子。听了乡长李安平传达区里召开会议的报告之后，会场顿时喧腾起来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一致表示要提高警惕谨防反革命分子破坏，保卫社会主义，搞好夏收夏种。

会场上发言的声音最大的是女生产队长梁桂芳。这个姑娘握着拳头站在人群中间，用她那尖亮的声音说：“县委李书记强调得好，我们决不能认为已经天下太平，高枕无忧。”



“我发言!”老社员万昌寿,这个受了半辈子苦,给地主当了二十多年长工的老头,早就等急了。梁桂芳的发言刚刚结束,他就嘞的一声站起来了。他用手摸了一下他那小黑胡,说:“解放前我给大恶霸蔡刚当了二十多年长工,没穿上一条能遮住屁股的裤子,也没吃过一顿能填满肚皮的饭!”老头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咳嗽两声,接着嘶哑地说:“可是解放后我又怎样呢?我住上了新房子,穿上了新衣裳,吃得饱,穿得暖,这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我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哪!……”

会场上一时转向沉默,大家都被老人家的激动的发言感动了。

万昌寿用手擦了一下他那光秃的头顶上的汗,继续说:“前天我碰到大恶霸蔡刚的小老婆,那个出名的‘西宫娘娘’,她和我谈,‘哎呀!合作社怎么得了哟,会累死人哪!’这个骚娘们,还想过太太生活,像过去一样,每天睡到太阳照屁股还不起床,抽洋烟卷,穿高跟鞋,出门坐小轿,她怎么会甘心呢?”老头边说边比画着,最后他高声喊道:“我们是要提高警惕啊!”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放爆竹似的鼓掌声。大家都站起来喊着:“对呀!要提高警惕。”

“对!我的意见,把‘西宫娘娘’抓起来!”乡文书李文彬也尖着嗓子喊起来了。

“同志们,”总支书记梁守正站起来说,“对于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一定要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但不是采取都把他们抓起来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李文彬听到总支书记的话,脸马上就红起来了,低下头一个劲机械地记着笔记。

总支书记最后严肃地对大家说:“大家要小心,不要认为我们这山沟里没问题。那些没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定会乘机捣乱。刚才万昌寿老大爷不是说了吗?‘西宫娘娘’不就开始活动了吗?但是像‘西宫娘娘’这样的人绝不止一个,大家要提高警惕,

随时注意发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西宫娘娘”到底是什么人物呢？她是当地人人痛恨的大恶霸、“保密局”特务蔡刚的小老婆，名字叫张金花。

还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这块山区，领导农民群众实行了土地革命，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把财产分配给农民。那时蔡刚的父亲外号叫“蔡老虎”，是个大土豪，被农民抓住公审枪毙了，他家的土地财产也被没收了。蔡刚那时候二十五六岁，吓得逃到了赣州城，在国民党军队里用钱买了个中尉副官。成天吃喝嫖赌，花天酒地。那时他就和舞女张金花勾搭得很热，成天鬼混在一起。

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离开了革命根据地，长征北上抗日去了。蔡刚这家伙立即领着张金花还乡，向农民进行血腥的镇压，残酷报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有一次，他就杀了十五个红军家属和农民积极分子。从此，这块山区的人民又陷入了黑暗的统治。

当时，红军还有部分游击队在山区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彻底消灭游击队，镇压农民反抗，就委派蔡刚当了“联保主任”。从此，这个万恶的屠夫，就更加作威作福了。

那个时候，他家里有两个老婆：一个是原配结发妻；一个就是从赣州带回来的小老婆张金花。大老婆住在东屋，小老婆住在西屋，两个老婆成天醋海生波，经常吵架。当然，蔡刚是喜欢小老婆的，经常住在西屋，气得大老婆老是哭天喊地。

当时农民看到他们家里的丑事，又是气又是笑。很多农民听见住在东屋的大老婆一叫骂，就背地里讥笑说：蔡刚这个王八蛋又到“西宫”去找“西宫娘娘”啦。因为张金花住在西屋，蔡刚又很宠爱她，所以人们给她起个外号叫“西宫娘娘”。

过了几年，蔡刚的大老婆醋味难忍，一气之下竟上吊自缢了。这一下“西宫娘娘”就更神气了。蔡刚不久又到保安团当了团长。后来还和“军统局”发生了关系，当了“军统”特务。一九四六年“军统局”改为“保密局”之后，他竟飞黄腾达被提为特务组长了。



此后这个家伙反共更积极了，到处发展特务，搜集共产党游击队的情报，搜捕革命群众和进步人士，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打到了蔡刚的老家，不久全县都解放了。广大人民破涕为笑、欢天喜地地庆祝解放，欢迎自己的亲人——人民解放军。

就在这个时候，蔡刚偷偷地溜回老家来了。有的农民发现他回来，马上自动组织一些人，拿着梭镖去抓他。可是，这个万恶的杀人魔王却突然投河自杀了……

三 宋天武之死

早饭后，太阳已经高高地升在晴朗的天空。合作社员们都愉快地下田生产去了。

乡长李安平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打着赤脚，卷着裤腿，戴着草帽，手里拿着镰刀，往田间走去。如果不知道他是乡长，谁都会认为他是个普通农民呢。实际上他也正是个土生土长的、受了半辈子苦的农民。由于他解放后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群众才选他当了乡长。

当李安平路过供销社的时候，忽然想起一桩事：想找宋天武谈谈。

供销社在村东头，靠村小学附近的一栋瓦房里。

李安平走到供销社门前一看，门紧紧地关着。右扇门上贴着一张白纸条，上边写着几个黑字：“今天暂停营业。”

李安平看过，心里纳闷：今天又不是月终盘点，为什么停止营业呢？……噢，这小子可能还在闹情绪呢！李安平一想就冒火了。走近门前用手啪啪拍门，高声叫着：

“宋天武，宋天武，开门！”啪啪啪又敲了几下。

屋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开门。

李安平用手狠狠地推推门，门是里边上锁的。他心里想：人在屋里，为什么不开门呢？……可能是还在睡大觉吧？想到这里，乡长的气不打一处来，就怒气冲冲地高喊道：

“宋天武！”咚！咚！咚！乡长气得用拳头边捶门边叫，“你也太不像话啦！人家都积极生产，你怎么还睡大觉？闹情绪也不能耽误工